

國藝會 114 年度海外藝遊專案

泰國曼谷與臺灣臺北的 精神狀態與身體動作之 延續研究 《upholder》



結案報告書

計畫主持人 陳煜典

一、前言

研究主題發源自 2024 年亞當計畫(Asia Discovers Asia Meeting for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曼谷駐地期間，我帶著上一個創作的提問：「什麼是永生」(Eternal Life)探討泰國曼谷——屬於當地永生敘事是什麼？兩週在地觀察後，「永生」最直接的指涉對象是：君王。此現象給了我強烈動機繼續研究臺／泰永生敘事。

泰國曼谷與臺灣臺北的精神狀態與身體動作之延續研究《upholder》計畫核心是持續深化探討泰國曼谷——屬於當地永生敘事：「君王」和此精神狀態之於身體動作上的表現，並透過於當地駐地 60 天，除了親臨曼谷的生活大小場景外，也參與不同規模的藝術活動（曼谷設計週、曼谷雙年展、BIPAM 曼谷國際表演藝術集會）、當地藝術機構（BACKROOM）開設的工作坊等，目標在於對外：建立國際連結與培養視野／對內：檢視藝術家創作脈絡與價值重塑，最後於駐地尾聲申請 BIPAM Table 20 分鐘公開講演，作為階段性研究整理與身體實踐，並將臺灣永生敘事收納進此研究計畫，作為「永生」在臺灣／泰國的敘事對照。



(2025.3 月於曼谷國際表演藝術集會 Table 分享)

二、行程規劃

自主安排 60 日行程有因應實際狀況調整，以下為簡述計劃行程：

Bangkok Experimental Film Festival 7 2025/1/25-2/2

曼谷實驗電影節（簡稱 BEFF7）距離上屆已隔 12 年，總召為阿比查邦，向世界各地徵件放映 120 部影片、邀請當地與國際藝術家與 30 檔節目安排並在曼谷新開幕的巨大商場 ONE BANGKOK 舉辦，內容除了主打實驗電影與跨領域藝術外，還包含現場表演(劇場、實驗音樂)工作坊、VR 電影、裝置、紀錄片放映、藝術家／電影工作者對談等。

Wan Mahka Bucha 2025/2/12

萬佛節由印度傳至泰國相傳佛陀在農曆二月滿月期間，向 1250 開悟弟子傳道，1851 年拉瑪四世引入成為皇室活動，1913 年由拉瑪五世擴大成為全國宗教活動，以利弘揚佛教信仰，其祭祀活動有夜間寺廟誡堂秉燭繞行三圈、佈施、冥想、佛教宣講與戒酒。

Bangkok Design Week 2025/2/8-2/23

每年舉辦，就像是整個城市的新一代設計展，目標觀眾設定年輕族群氛圍活潑，去借此機會近入平日已不開放使用的閒置空間，例如：廢棄百貨公司、閒置辦公大樓、半戶外空間、商業空間、老城街區等也多有國際單位申請展區。

Bangkok Art Biennale 2024/10/24-2025/2/25

本屆曼谷雙年展以「孕育蓋亞」(Nurture Gaia) 為主題，展期至 2025 年 2 月 25 日，挑選曼谷 11 個地點作為展場，共有 76 位藝術家與 11 處種類多元散佈曼谷美術館、寺廟、藝廊等，包含臥佛寺 (Wat Pho)、鄭王廟 (Wat Arun)、曼谷藝術文化中心 (BACC)、暹羅博物館、Central World 購物中心等，期待觀眾藉由探訪作品發現日常地點的更多面向。

Bangkok Performing Arts Meeting 2025/3/12-3/16

兩年一屆的曼谷表演藝術集會 (BIPAM)，展期 5 天，以 Jim Thompson 藝術中心為據點，並與學校劇場、藝廊、商場圖書館等場地合作，並舉辦節目、Table、在地走訪等活動，聚集國際策展人、場館代表進行東南亞表演藝術生態觀察。

BACKROOM (2025/1/26、1/27、2/9、2/11、2/23、2/25、3/9、3/11)

駐地期間共參與 8 堂工作坊 (4 堂身體覺察與動作、4 堂創作實驗室)，在工作坊主持人 Thanapol Virulhakul、Paopoom Chiwarak 帶領與互相討論下，重新框架創作概念與看待「身體」的方式。

三、行程紀錄與重點觀察



2025 曼谷國際表演藝術集會 BIPAM2025

- 自 2020 年起，以 2 年一屆形式舉辦，舉辦日程：2025/3/12-16 為期 5 天

國際共治是策略、也是存活的方法。

泰國劇場生態是資源稀缺的，泰國的劇場也多半不是發生在劇場裡面（可以表演的劇院在疫情期間與疫情後關閉）、劇場一人多工（演員兼製作人、設計），政府對與當代表演藝術沒有補助、沒有文化政策且認定其沒有市場，所以表演藝術社群才需要更國際合作，讓除了被官方認定為有傳統代表性的表演藝術（例如：傩舞）外，讓人看見議題與當代性。藝術總監 Sasapin 戲稱：「曼谷不是泰國，曼谷是曼谷」（Bangkok is not Thai, Bangkok is Bangkok.），點出當越國際化的城市，文化接受度也相對會更高，在這樣的城市裡舉辦表演藝術集會，得更在意的是：「把全世界的人都放進來這個集會的同時，是誰要處理這些連結？是當地已存在的社群居民、藝術機構、藝術家們。必須要肯認這些已存在的群體是非常重要的，辦表演藝術集會不僅僅是服務策展人、觀眾，同時需檢視：「我的需求是什麼？我是誰？我的社群是哪些人？然後才能真切地遇見藝術家和遇上他們的想法。」（Really want to meet the artist and meet their thought.）」

於此，提出兩點 BIPAM 的如何建立藝術社群關係的策略，讓我非常欣賞：

1. 曼谷表演藝術集會第一天第一項正式活動就是：新世代泰國劇作家論壇（Young Thai Writer's Forum），以公開徵件的方式遴選出四個劇本並於現場搭配線上翻譯文本進行簡易讀劇呈現；我作為劇場創作者，完全明白劇本與第一語言的使用關係非常深刻（且難解），策展團隊卻不畏困難，要把劇作家放上第一線介紹給國際觀眾，讓劇本／故事成為理解泰國劇場風貌的第一塊基石。



2. 公開徵求「TABLE For 20 or 40 minutes」的論壇講者，將集會行程開放給有創作想法的、有藝術實踐／關注特定主題的人，除了能夠使其發表並增加該主題的關注度外，也能讓藏於國際藝術集會策展視野之下的激進議題能被公開討論，例如：泰國藝術家「預備」提出對於 BIPAM，近年走向是否過度靠攏「西方主流文化」，以及舉辦表演藝術國際集會對於當地藝術生態的幫助是存疑的……等異議觀點。



抱持著「對外：建立國際連結與培養視野」的目標來參與 BIPAM 的我，以報名 20 分鐘的 Table 作為階段性的研究收束，並企圖以此呈現向來自不同國家卻分享著相同經驗的文化的創作者們交流（例如：日本、菲律賓等），參與者可以隨著我的研究思考，並第一時間得到研究反饋，對於研究型創作是非常珍貴的。在參與曼谷國際表演藝術集會之後，整理出下列是我得不停回答的問題：

- 作為藝術家的責任？

要有藝術研究主題、持續的藝術實踐、可以與他人分享的工作坊／工作方法

- 獨立藝術家的網絡是什麼？你要認識誰、你的定位是什麼？

國際交流的場合上，你的網絡就是你關注的藝術主題（也可以是作品）；不過現實的是即便作品夠好、好到真的有邀請，還是得回到藝術家本身創作脈絡上，你要溝通的對象是誰？想要／將要建立關係的群眾是誰？你越清楚，你就越能回答誰是你要認識的人與你本身的定位。最後是，記得他人不是來服務我的，若是獲得資源，我能提供什麼回饋給社群。

BACKROOM 肢體開發與創作研究工作坊

此行的重點之二是：「對內：檢視藝術家創作脈絡與價值重塑」，將會以日記的筆記形式，詳實紀錄出我與 BACKROOM 主理人 Thanapol Virulhakul、Paopoom Chiwarak 工作《Upholder》與我的身體筆記、與當下的感受：

- 今天是 2025/1/26，第一堂 Motif&Motions 的課程，由 Pao 給課：



Part 1 暖身

意識放入走路、感知空間、呼吸、倒走的身體空間、打開下盤、脊椎、上頸。
過程中習慣性右啟動、對後方意識少、動作分上中下段、沒有應用大腿肌內側

Part2-1 線條練習

Poa：去感受單一部位運動時，身體肌肉所帶動的、牽動的其他部位。

右邊 卷毛線（曲線）右 1 手肘向前繞 2 右腳向外繞 3 腰背下卷

左邊 下雨滴（垂直）左 1 左膝提起點 2 手臂垂直下放 3 頸部垂直上下

Part2-2 線條練習（嘗試串連）

賦予動作形象有辦法幫助創造動作線條，我容易用方向與角度找出下個動作。

Part2-2 線條練習與情緒動作（不停止的一分鐘）

過程中，我發現操作單點非常適合我。比起要求全身性的律動，我對單線條單部位更有掌握度，更有餘韻去變換去感覺單一動作帶給我的不同可能性。選擇用單一身體部位去創造帶有 infinity 概念的線條。我的回應是 continuity，Poa 也提醒並不是 repeatably（具有原地打轉的性質）。我一開始選擇了右 2 動作質感，不過這樣的線條質感我不想要，因為右 2 要求全身的舞動，以及其質感非常的優雅，我果斷放下這組動作，回到維持右 1，我非常喜歡這個姿勢帶來的「想像空間」，一開始有感於它的好操作性、帶來的力量與線條，隨後反而是出現一種被箝制、被某人從背後抓住、我想要甩掉它的強烈感受，並在激烈運動中，我發現了我的背後肌肉某一處，剛好是手肘反彈到，提供力量回來的點。所以這個動作的能量自成一格，我可以更高速的操作他。不過到了最後，我開始漸漸放下這個動作，我開始想像不同的方向性，最後我帶著這個動作轉圈，到漸收，可惜的是我選擇了使用語言將整段動作結束。（詢問 Poa 時間到了嗎？）才意識到我的手腕緊到能感覺痛楚。這是我以往重量訓練都沒有感受到的施力部位。

而我也很欣賞 Poa 給我的觀察回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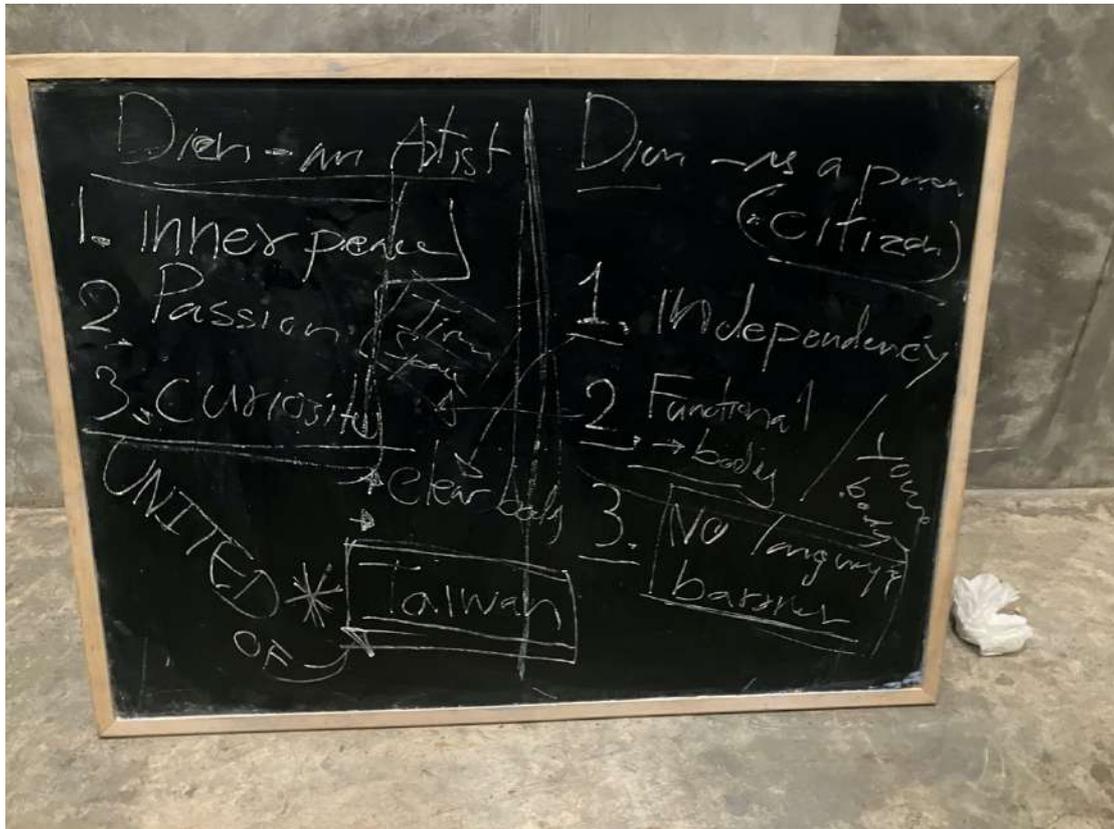
他覺得我一開始選擇的動作有種負面感受（他不想這樣想）這樣的動作確實有種封閉、被控制感（有趣的是他選擇了 uphold 這個詞），不過當這個動作開始加速、有了不同方向性（繞圈），這個動作被解放了。我認為這堂課真的能從一個人的動作中看出思考模式與質感。就像導演的眼睛。

這堂課就結束在這邊。

題外話，當我提到我不該用話語結束動作時，我提到了「規範、限制」是我的永恆命題時，我崩潰的大伸了一個懶腰向後躺。然後他抓起我的腳踝開始晃動我的身體，並且親切的給我祝福。

- 今天是 2025/1/27，第一堂 Lab & Rehearsal，課程由 Thanapol Virulhakul (Dtam) 給課、Pao 紀錄：

這次相遇之後，我非常欣賞 Dtam，早在 10 年前就是場館的藝術總監，出走後成為一個自由的藝術工作者。非常堅持讓實驗室保持「laboratory」，He is being very supportive，我非常喜歡他的開放引導並肯定我的想法：



Part 1

Dtam 將黑板分成了兩個方塊，左邊是 Dien is an Artist、右邊是 Dien is a person(citizen)，分別在兩塊寫下自己想讓精靈替你完成的願望，左右各 3 個：

左 Dien is an Artist	右 Dien is a person(citizen)
1 inner peace	1 independence
2 passion	2 functional body/ young body
3 curiosity	3 No language/ barrier

這精靈許願的想像，打開了我創作慾望，比起問一個巨大命題「你想要什麼」這個練習最重要的是，他讓我知道，我其實知道自己要什麼，不過是因抽象，不好說出來就不代表他們不重要。他講了一個金句，當我掏盡想法說出答案後，我對 Dtamg 說：「where is genie?」，他們大笑之後，他說了「Sometimes, the audience want artist to be the genie.」

Part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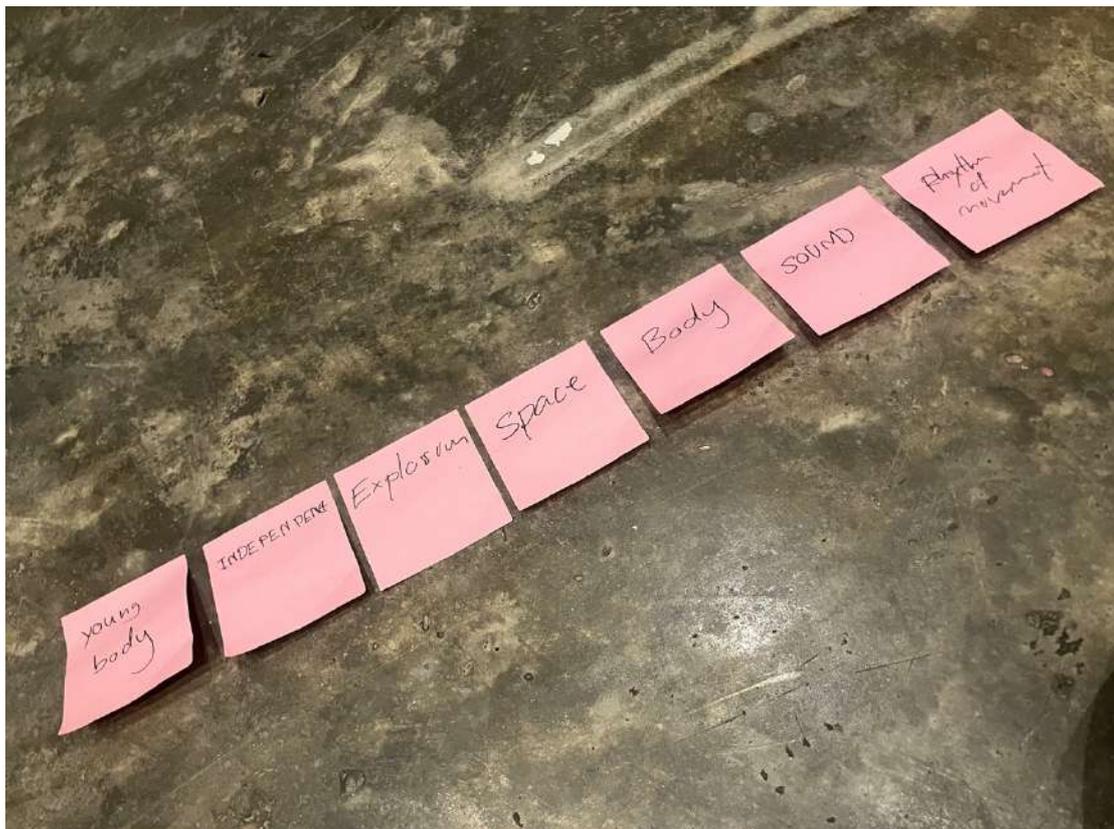
Dtam 詢問我擅長以什麼材料在劇場呈現裡？我選了空間（Space）與身體（Body），接下來他請我用「空間」為題，挑選一個我想要作為主題的字詞，我挑了「Young body」，我直覺問出：「這邊有拖把嗎？我想要倒水在地上」，因為我想要創造出一個赤腳與水與地板接觸時帶來的感受，輕輕的踩踏在水面上，能夠帶出一種 young body 的感受。我也喜歡水面滑出了一個男孩的側臉，我也喜歡在踩水時，讓邊界的水紋帶有爆炸感。

Part 3 將這些關鍵字挑選成自己想要創作的句型，並且發展片段。

將關鍵字排列有敘事感：

young boy/independence/explosion/space/body/sound/rhyme of movement.

我非常喜歡我在呈現前放了兒時情景，作為我的安慰曲。Fail for happy and happy for fail，Dtam 他回應了我，他認為我是非常直覺性（instinct）的創作者。如何鍛鍊這份直覺，讓它持續帶領我看見更不同的創作風景是需要的。



- 今天是 2025/2/09，第二堂 Motif&Motions 的課程由 Pao 給課：



首先，這是第一次上課有和其他同學一起，加上是雙語給內容，有了泰文有另一種語言體感。過程中反而可以充分意識到作為引導者是如何使用語言「指導表演」，大小聲量、語言加拍手、安靜空拍、直視你的詢問。果然是有常在給課的人；另，每次身體都有新發現，當 PAO 詢問在暖身時，有沒有感覺到身體哪個部分需要再被意識？我這次發現我的左下背是空的、缺少力量的？（後來，我延伸成這個部位它是放鬆的、像個孩子般的（打字的過程中，我意識到我的坐姿有側彎，也許也是因為這樣加壓到我的右方）如果以後要說我的身體哪裡放鬆，我會說我的左下背，因為他沒有參與。

接下來的動作，我用了低姿態的身體右旋去找它、啟動它。因為中高姿態反而會讓我的腿、上背發揮太多力量。而這個練習的另一部分是，當 Pao 說他要將課程主導權拿回他的身上，他指定大家能夠使用的身體部位（此時的語言能量也非常不同）他開始限制身體能動部位，一次一個，一層一層疊加至三個部位。最後，他要我們想像一種我們不曾擁有的身體質感：飛行（我選擇的）

我喜歡我用我的左背作為飛行的支撐身體，And the very last part I want to fly which is very good image bit hard to active so maybe I should last my movement 閒聊時，Pao 說我的身體是直覺啟動並詢問我是不是常抗拒、否定我的直覺。

我回答：「我已經非常熟悉這種身體的拒斥感，所以多數時候我知道並且意識他，但能不能利用或成為阻礙是另一回事。他說我一定有常鍛鍊或我是怎麼鍛鍊我的直覺的？我是怎麼處理我的直覺身體，讓我的腦子和身體是由兩種不同能量趨使，這些都是待我運用更多身體觀察的主題。好多好多問題藏在身體裡

- 今天是 2025/2/11，第二堂 Lab & Rehearsal，課程由 Thanapol Virulhakul (Dtam) 給課、Pao 紀錄：



這次的 Lab 直接切入主題，並沒有所謂的肢體發展、精靈等延伸問題，Dtam 一直就我的研究提出好奇：(1)我在清邁的一週有什麼發現？(2)我的研究裡，我是怎麼看待臺灣政治現況（精神狀態）與泰國的對照？我非常喜歡回答 Dtam 的問題，因為當他問我時，我感到被逼問 in a good way，同時也花時間整理、試著回答這兩個問題：這時候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我居然是在泰國發現臺灣的靈魂／精神狀態！我藉由 upholder/insider（泰國 | 君王立憲制）的概念整理出了 outside（臺灣 | 總統議會制之雙首長制），一個可以碰觸、一個不可碰觸，一個 2D 形象、一個 3D 形象創造的國家元首，關於他們的「永生」是什麼。

以下我將把所有課堂上的筆記 整理如下：

《UPHOLDER》創作路徑

Takes One person - Physical touch - ICE - (To Feel its) Will - Numbing / to feel Nothing
麻木是一種 detachment 還是被更強烈的感受 Occupied Power relationship with ICE

《OUTSIDER》創作路徑

Takes Twos people - Physical touch - Historical Figure - (To Feel its) Will - Empathy
我想要去親手碰觸那些雕像、研究材質、感到同情同理同苦
Pow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Historical Fig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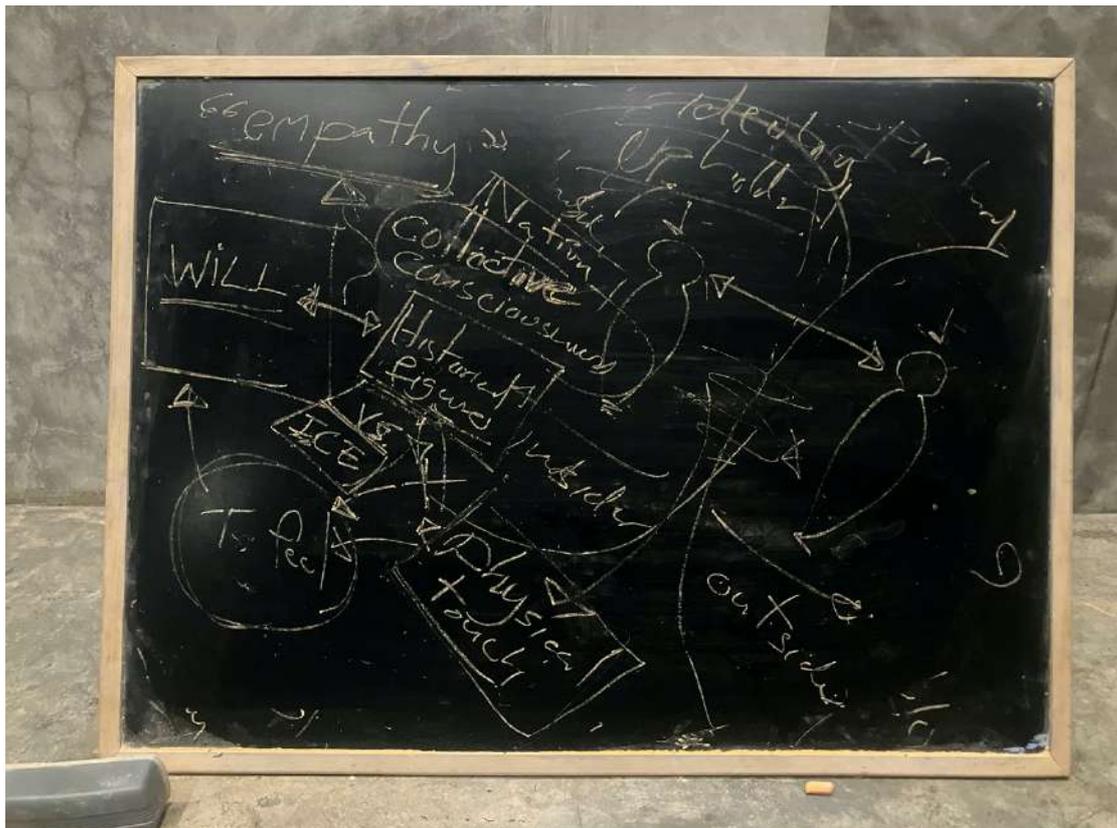
Dtam 推薦了我 Political Touch 這本書，而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也一直被提醒、觀察到這些有關政治的關鍵字：Political body、Political landscape、Social interact、Collective nation consciousness、Political means sharing your subjective thought in an objective way with other to earn maximum of collaboration.

Unable to be collected which means no ONE narrat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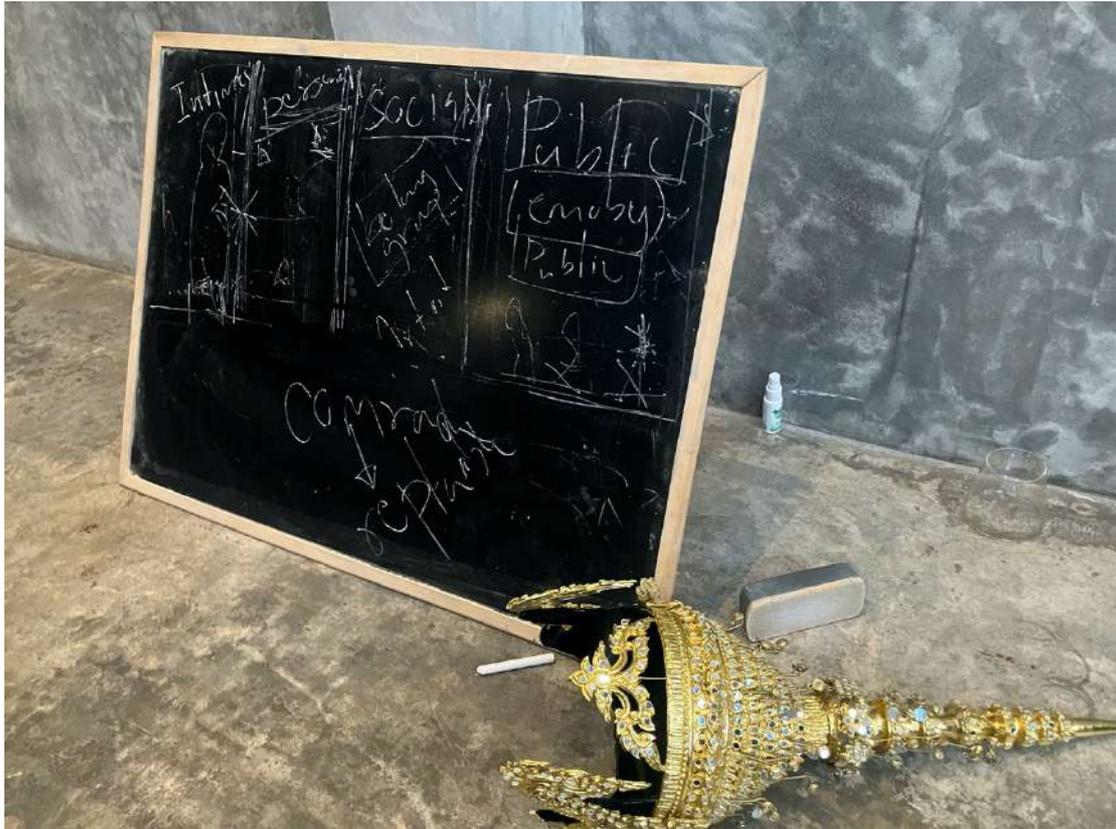
臺灣是沒有辦法整合成單一敘事的國家（除非戒嚴、禁止與壓制），我也重新發現我在創作時很大的啟動基礎：我相信肢體接觸，因為這樣會我感覺很真實。

（ I believe in physical touch because that means REAL to me.）下次 lab 時，我得做出一個 proto type for Dtam and Pao.並且回答下述兩個問題：

- 1- Why you need to create this work now （對自身）
 - 2- Why is this work important enough for audience to watch.（對大眾）
- 這是 Dtam 在創作時，也會問自己的問題。我得要知道。



- BKK.20250216 (日) 參加 Dtam 第一次開放工作坊為了他的創作研究：



作為一個學習者、觀察者，我需要如實地把它記錄下來，並作為自己的參照：

- (1) 主持人說明研究發想時間點、主要概念與將會在哪裡發表（同志 comrade）
- (2) 邀請參與者開始使用身體在不同的空間特質（intimacy-personal-social-public）
- (3) 回收感想並給予回饋
- (4) 拿出 Khon 皇冠象徵道具，一起用身體合作、乘載、延伸與顛覆

這四個小時（中間四次休息，等於 50 分鐘一回，參與含主持人，共 6 人），我會說 Dtam 給的架構很清楚，參與者也很知道該怎麼回饋，他也沒有高高在上不容質疑的感覺。而且他非常擁抱未知，且給予肯定；雖然我對於這個主題實際在動作上的呈現感到非常直接（甚至有點無感），不過這是個很好的對照，因為我和他的研究是有共通點的：泰國君王制（monarchy）在身體上的表現。

或許這是個很好的發展主題，連結他和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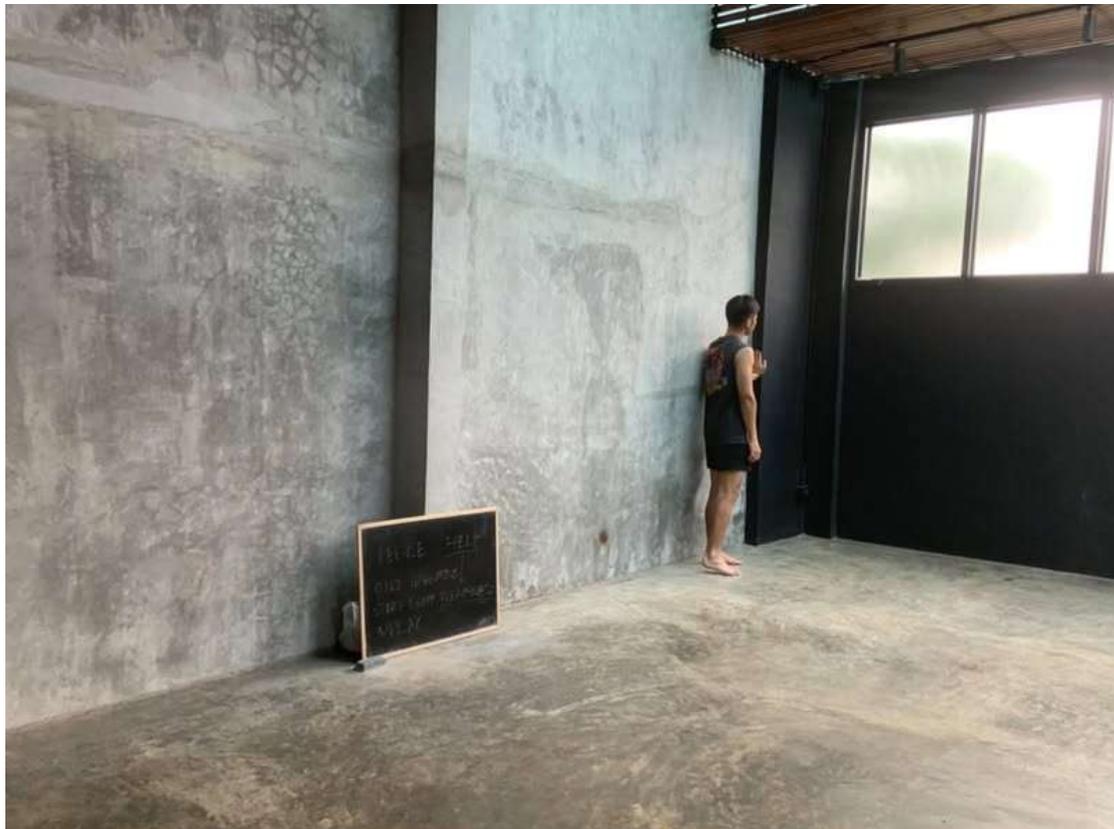
- 今天是 2025/2/23，第三堂 Motif&Motions 的課程由 Pao 給課：

今天他並沒有要實際要跟我帶身體動作，只是在旁邊看著我、對我說話，給我指令。今天的課題是他要找到我深處的習性，不過這對我來說相當困難，所以我想了一下給出了：REFUSE TO BE HELPED because it makes me feel weakness. 做為發展與 Uphold 有關的動作的關鍵詞。然後他設定了三個條件：No narrative、No Drama and play.

首先我很直覺的想到澳洲舞蹈藝術家 Angela Goh 的 Bodyloss 裡面的形象動作，我想在空間中找到建築支點，並用雙手將自己撐起（像是拉單槓般）直至力氣耗盡，讓整個人呈現從 powerness 到 weakness。第二個選擇則是將自身的眼睛閉上，除了讓自己失去一項有力量、控制的能力，讓自己回到弱的狀態外，我同時還有點羞愧，將發展的過程與另一個人、pao 分享。

在後續回顧整理時，發現同時有兩種弱在我身上發生。個人與社會

- 一、原本能應用的、規律重複的身體的失去力量、失去視線。
- 二、閉上視線因為感到羞恥，未準備好的、道德面上、被凝視、被批判的。



- 今天是 2025/2/25，第三堂 Lab & Rehearsal，課程由 Thanapol Virulhakul (Dtam) 給課、Pao 紀錄：

今日的 Lab 重點：當曼谷提供了你研究素材，那你提供了什麼？如果沒有你的參與 (involved, 更甚至是 engage)，那這項研究，對 Dtam 來說會是「殖民」。當頭棒喝，謝謝他願意這樣平靜地對我說出這麼嚴厲的看法，我也立刻想到了 AAJ 跟我說到的 Cultural Appropriation 文化挪用，我是誰在做什麼研究，我該清楚的意識到我拿取了「重量」，我也應該要 BE BRAVE，同時，我嘗試著回答 Dtam，為什麼現在這項研究是重要的：Before united as an nation(one narrative)，敘事被強權統一就沒有各種方式講述故事的可能性。下列是我的研究關鍵字：

轉型正義 (transitional justice)

解殖民／帝國主義／殖民主義

如果我是一個泰國人、如果我有一張泰國身份證，我要選擇並標註我的信仰。

台灣曾經有個 King，如何去想像一個台灣國王、怎樣定義台灣國王？

Taiwan has no king to uphold any long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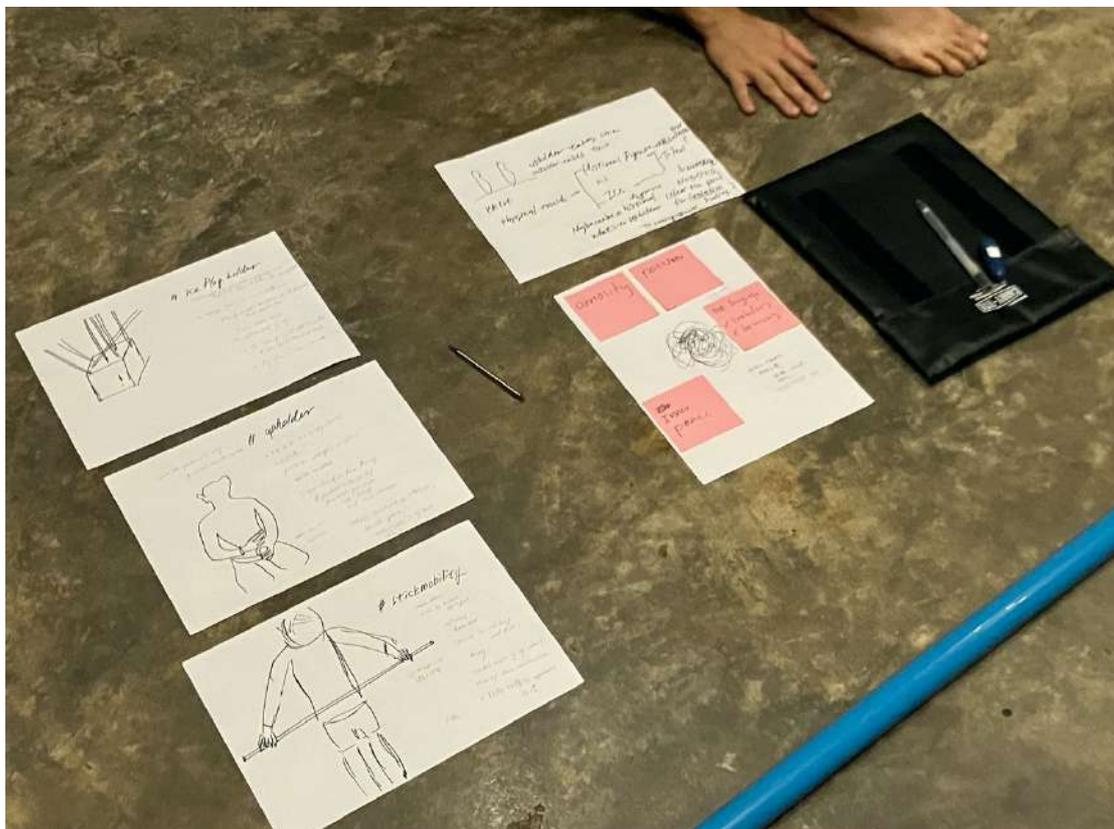
Detachment from the nationality

Historical touching／沒有歷史就沒有記憶／Internationality as Locality 國際在地

National cycling

Intangible

物件的感受是什麼？成為一個國王的身體感 (受) 是什麼？



- 今天是 2025/3/09，第四堂 Motif&Motions 的課程，由 Pao 給課：



除了在四堂課之後，與引導者的默契、信任建立之外，今天的課程上，我意識到我可以很清楚的表達對於引導指令時我身體的反饋，並且可以在操作的過程中，同時意識到身體的細節改變。有上課還是有差，不管是身體還是思考都需要鍛鍊。

課堂中，我發展了一段帶有用動質感的身體動作，不過當我站立時，我發現我的腿部因為得負責讓身體保持站姿，並沒有很大的空間可以甩動。所以坐在地上，以尾椎作為支撐點，讓我的四肢騰空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間動作。而我很喜歡我在動作間的思考路徑，我在思考、正式身體需求並且發揮更大的空間。

在排練場時，作為一名導演平常其實鮮少有動上全身的時刻，不過今天的我，動得非常開心。

以上是 8 堂與 BACKROOM 的主理人 Dtam 和 Pao 的工作筆記，並附上一篇於課程間的駐地觀察：，分享如何以動作思考 Upholder 之於身體的精神表現狀態。

在金佛寺看到一個很有趣現象，有名婦女對著拉瑪九世的矗立排像虔敬祈禱，驗證了我對於「泰國人民會不會對君王奉之為神（神格化）的祈求祝禱？」我停在原處注視了五分鐘。雙手合十的泰國信眾，就這樣低頭在心中默許願望。隨後我繼續往上登殿，也是這個時候，我找到了另一個觸動我非常的切入點：

這些黃色巨型肖像裝置、金黃相框鑲嵌著的君王：背面是一片空白、平面肖像是沒有脊椎（backbone）在支撐的；而支撐著他的是：旗座、相框與鐵構支架，還有那面不知人否能夠進入、將會進入何處的白。這個真的很能開啟我的研究想像。因為當我繼續延伸下去，我對照起我對於泰國佛像的觀察。

作為一個神像雕塑物，多是立體非平面，且後面甚至有可觀性（不論是圖騰裝飾又或者是圍繞著不同面向的小尊佛像，又或者是被九頭蛇從後方包覆），都給了我一種，哦，對比隨處可見的君王肖像之外（除了單面向）外，神有身體。而君王則沒有。當然君王也有其雕像（所謂有身體感），再近一步有趣延伸就是：「雕像的身體如何動起來」。聯想到我在上 LAB 課程前，想到一項動作研究方法：Stick Mobility，如何用健身棍子去增加身體柔軟度。當下直觀的想法是：如果我拿著一根棍子、撐著一個棍子我的身體 uphold 與動時，需要怎麼

「解」，第二點則是，若是有天雕像真的能夠動了起來。那它本身會不會伸個懶腰，把那些他必要撐住的形象，通通解放開來。寫到這裡，我想到了之前泰國的新聞，有人扮演了皇后，而觸犯褻瀆君王罪而入獄，我該如何和君王的形象產生關係，我該如何乘載別人的目光。我將會是誰在擁護什麼？



四、反思

這趟 60 天的海外藝遊旅程，回顧有什麼的前行與歸返的前後差別，我注意到：

作為一名劇場創作者

作為藝術家

作為創作者

作為協作者

作為市民／公民

作為社區成員

作為獨立個體

對不同對象，必須肩負的責任。

BIPAM 閉幕晚會時，碰上即將在清邁舉辦舞蹈平台的策展人 Golf，告訴我在清邁付費看舞蹈演出是不存在的，對比起曼谷表演藝術生態，他如是說，更甚之當我回看臺灣多元補助與大場館時代的劇場現況時，珍惜是必然的，我的國家有能力支持我、我也要有能力可以分享。

在這趟行程出發前，我沒有從未認真想過與社群建立關係，因為我對於社群沒有所謂「定義」，以至於對這樣的群體面目模糊，不過當我看見在曼谷國際表演藝術集會中「群體」遠超過個人能夠完成的事務時，令我嘗試著給出階段性定義：「誰和你站在一起，他就是你的社群。」(Who stays with you and that might be your community)，我正在嘗試著尋找、並建立我能夠有歸屬感的社群。

同時，我也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在當地完成，應用當地資源，回饋給當地觀眾，並且適度開放創作資源，確保溝通管道存在，例：工作坊、開放排練，且作品要免費有社福席次，我高興參加了 BIPAM 的 table 分享，讓這項藝術研究，讓國際觀眾看見臺灣藝術家在思考這樣的命題；之於泰國表演藝術圈，也不光是來取走資源的國際藝術家，得意識如何在不同地區都可以鍛鍊或塑造你的藝術實踐，若以《upholder》為例：各國家的人民面對強人、強權的身體經驗——或是成為一名國王的身體經驗是什麼？我的身體會在哪裡、怎麼參與？

最後，我想此行研究最大的收穫則是，我並沒有想要停止這項研究。

五、分享會

- 日期：2025 年 5 月 6 日（二）
- 時間：19:00–21:30
- 地點：排椅子（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125 號 2 樓）
- 簡介：2025 年 1 月 22 日，我從臺灣出發至泰國曼谷進行為期 2 個月（60 天）的計畫研究，分享如何深化研究《upholder》、延續創作脈絡並透過兩年舉辦的 BIPAM（Bangkok Inter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Meeting）：以獨立藝術家身份與國際機構、當地藝術家建立創作關係。將會分成：座談分享、講演式展演、現場交流共三部分，作為現階段研究的整理節點。
- 活動紀錄：





